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中庸纂疏卷三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中庸纂疏卷三

宋　趙順孫　撰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語錄曰此性謂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知也此一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葉氏曰聖人全體無一不實而明睿所

照無一不盡此自誠而明也學者先明乎善無不精察故踐履之際始無不實此自明而誠也謂之性者全於天之賦予謂之教者成於己之學習○三山陳氏曰自誠明者由其内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天開日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名天之道也自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由學而能此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

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語録曰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三山陳氏曰自誠明者誠即明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誠雖然及其成功一也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語録曰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功夫節次自此

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或問誠明之説曰程子諸説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道行為誠明似不親切案程子曰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又曰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唯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為得其訓乃顔子好學論中語而夫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案程子曰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

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知其性然後反而誠之則聖人也張子盖以性教分為學之兩塗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案張子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於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會以推達於天性也○程子曰張子言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言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為說則似未得其本旨也且於

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為言則至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實然之說也案呂氏曰自誠明性之者也自明誠反之者也性之者自成德而言聖人之所性也反之者自志學而言聖人之所教也成德者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理義皆此出也天下之理如目睹耳聞不慮而知不言而喻此之謂誠則明志學者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於實然不易之地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然其過於游楊則遠矣案游氏曰自誠明由中出也故可名於性自明誠自外入也故可名於教誠者因性故無不明明者致曲故能有誠○楊氏曰自誠而明天之道也故謂之性自明而誠人之道也故謂之教

天人一道而心之所至有差焉其歸則無二致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文集曰至誠之至乃極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陳氏曰至誠兩字乃是真實至極而無一豪之不盡惟聖人乃可當之○葉氏曰至誠者蓋聖人之全德無一之不實而極其至之謂舉天下無以加亘古今莫能及者也

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

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豪髮之不盡也語錄曰且如十件事能盡得五件而五件不能盡亦是不能盡如兩件事盡得一件而一件不能盡亦是不能盡只這一事上能盡其初而不能盡其終亦是不能盡能盡於蚤而不能盡於莫亦是不能盡○陳氏曰知無不盡而行亦無不盡朱子謂察之由之是也

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語錄曰盡人物之性非特是曉得盡亦是要處之盡其道凡所以養人教人之政與夫利萬物之政皆是也

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語錄曰若只明得盡如何得與天地參去這一箇是無不得底故與天地參而為三此自

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或疑二十二章以後天道人道間見迭出永嘉陳氏曰道理縱横說之無盡如何立定樣範只合逐章體認如天道人道纔不費力處便是天道纔著力處便是人道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信為盡其性盖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觧此文之意今不得而錄也案程子曰盡己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偽矣其論贊天

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案程子曰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類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案程子曰如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能盡性至命也則亦若有可疑者蓋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為而其

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賛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盖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

曰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財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程子言參贊之義非謂贊助此説非是 唯其所謂止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乃為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 案程子曰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 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説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推之則其説初亦未嘗甚異也蓋

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疎遠近淺深先後又不容於無别當如張子之言也案張子曰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太決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既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並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呂游楊説皆善而呂尤確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身之意然於此

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胥失之矣

蔡氏曰至於實理之極則吾生之所固有者不越乎是吾生所有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强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别而為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為强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已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强柔稟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已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

也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至於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知矣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此之謂與天地參○游氏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千萬人之性一已之性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萬物之性一人之性是也故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同焉皆得者各安其常則盡人之性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充塞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夫如是則天覆地載教化各任其職而成位乎其中矣○楊氏曰性者萬物之一源也非夫體天德者其孰能盡之能盡其性則人物之性斯盡矣言有漸次也贊化育參天地皆其分内耳○又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

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陳氏曰此說大賢以下性之全體未至如聖人之渾然無欠闕者也致推致也語錄曰凡事皆當推致其理如事父母便來這裏推致其孝事君便推致其忠交朋友便推致其信曲一偏也語錄曰曲不是全體只是一偏之善形者積中而發外陳氏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便是形見著則又加顯矣語錄曰如見面盎背是著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

陳氏曰此明字却與誠則明之意又別彼明字是冐中通明無所不照之謂此乃充實而有輝光之明矣

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語錄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迹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語錄曰人所稟各有偏善或稟得剛強或稟得和柔各有一偏之善能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又曰是隨其善端發見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就彼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從此惻隱處發便從此發

見處推至其極從羞惡處發便從此發見處推至其極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陳氏曰自形著至變化以致曲之效言之至此則人道極其至亦如天之道也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或問致曲之説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

而言之則唯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語錄曰問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孟子云知皆擴而充之則是可見若謂只有此一曲則是夷惠之偏如何得該徧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而當用時亦只

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上來得問雖發一端然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用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意須待擴而後充曰然程子之言大意如此案程子曰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具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於誠○語錄曰問程子說從一偏致曰須件件致去如孝弟須件件致得到誠孝誠弟處如仁義須件件致到仁之誠義之誠處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為說案程子曰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紛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如養由基射之類是也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語錄曰問程子說致曲先

於偏勝處發似未安如此則專主一偏矣曰此說甚可疑須於事上論不當於人上論又以形為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為己之所自見而無與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亦無以易矣案程子曰誠則形誠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如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輝光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别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若張子之說以明為無照動為徙義變為通變化為無

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言之失其指矣盖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己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案張子曰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游氏說亦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案游氏曰誠者不思不勉直心而徑行也其次則臨言而必思臨行而必擇不敢徑行也故曰致曲不敢縱言也臨行而必擇不敢徑行也故曰致曲曲折而反諸心也擬議之間鄙詐不萌而忠信立

矣故曲能有誠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誠則形形於身者必著於物故形則著誠至於著則內外洞徹清明在躬故著則明明則有以動衆故明則動動則有以易俗故動則變變則革汚以為清革暴以為良然猶有迹也化則其迹泯矣日用飲食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為也非天下至誠孰能與於此

楊氏既以輝光發外為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似以明為通明之明既以鶴鳴子和為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為大而化之之化此其上下文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

不可曉今固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辨也案楊氏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用志不分故能有誠誠於中形於外參前倚衡不可揜也故形形則有物故著著則輝光發於外故明明則誠矣未有誠而不動動而不變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非動乎曲能有誠誠在一曲也明則誠矣無物不誠也至於化則非學問思辨篤行之所及也故惟天下至誠為能化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語錄曰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蓍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蓍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愚謂天地萬物不離一氣興亡之證見於妖祥卜筮動作之間禍福之來亦逆知其善否者非異也氣之感召理之當耳惟誠之至者無一毫之不實則萬物兆眹無不形見否則已然之事且不覺悟尚何能察其幾哉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為威儀之則者尤為確實案呂氏曰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與天地同流矣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況乎誠心之至求乎蓍龜而蓍龜告察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此至誠所以達乎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神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

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為妙哉案游氏曰至誠之道精一無間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無聲無臭而天地之間物莫得以遁其形矣不旣神矣乎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蓋因異教之說案程子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人不是野狐精也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案程子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又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程子聞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程子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程子以其誠意復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也

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為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哉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語錄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底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去行始

得○又曰誠者自成如這箇草樹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榦者是自實有底如人便有耳目鼻口手足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雖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你自去做始得**誠以心言本也**語錄曰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不曰誠以心言者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語錄曰有是理則有是物徹頭徹尾皆是此理所為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文集曰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

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

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

語錄曰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話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話其實如無物也○陳氏曰凡人做事自頭徹尾純是一箇真實心方有此一箇物若此心間斷無誠實雖做此一件事如不做一般

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語録曰誠雖所以成己然在我真實無偽自然及物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内外之殊陳氏曰仁之體在我者也知之用見於外者也仁與知皆非外物乃性之所固有者性之所有無内外之間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語録曰成己成物固無内外之殊但必先成己然後能成物此道之所以當自行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案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又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為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也案游氏曰誠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為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猶言自本自根○楊氏曰誠自成道自道無所待而然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唯程子之言為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

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諸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陳氏曰以造化言之如天地間生成萬物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散殊上下自古有是到今亦有是非古有而今無皆是實理之所為大而觀之自太始以至萬古莫不皆然若就物

觀之其徹始徹終亦只是一實理如此姑以一株花論來春氣流注到則萌櫱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又單一就花蘂論氣實行到此則花便開氣消則花便謝亦盡了方其花萌櫱此實理之初也至到謝而盡處此實理之終也

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

陳氏曰自聖人論之合下天理渾全真實無妄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又就聖人做一事論之自始至終皆此心真實之理所為如祭義云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齋之色不絕於面此是祭之終始徹首徹尾皆一箇真實之心所為如此

此所謂誠者

物之終始者然也潘氏曰出於誠則有始有終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陳氏曰自大賢以下真實無妄未能如聖人故本心之實處不能無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語錄曰如人做事未做得一半便棄了即一半便不成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

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盖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陳氏曰如顔子三月不違仁在三月之内徹頭徹尾皆是一箇誠心若三月之後則未免有間斷而不實矣故就三月不違言之其三月乃顔子爲仁之終始其餘則日月至焉之外其間斷固多只就日月至處觀之其日月之間徹頭徹尾亦門人爲仁之終始也○或疑事之終始與物之終始何别愚謂心不違仁就事見故以事言至其境界是實地故以物言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潘氏曰不誠則非惟無終而其始已非其有矣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

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

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

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

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案程子曰

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葉氏曰程子所謂徹頭徹尾便是不少間斷其餘

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為實

心是以為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

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

字之可訓其亦誤矣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

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賔主之分亦不但為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案呂氏曰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已此則成已為仁教不倦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為智何也夫盡性以成已則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智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言也此子貢子思之言所以異也楊氏說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為解蓋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也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類此寔說經之大病也又

謂誠則形而有物不誠則輟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輟而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蓋亦輟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實之理喻夫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切矣彼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案楊氏曰其為物終始天行也誠則形形故有物不誠而著乎偽則有作輟故息息則無物矣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焉尚何終始之有故以習則不察以行則不著以進德則不可久以脩業則不可大故君子唯誠之為貴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陳氏曰凡假偽底物久則易間斷真實則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語録曰久然後有證驗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證驗○陳氏曰道理真積力久充實於内自然昭著於外如見面盎背之類乃是證驗處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陳氏曰自徵以下至高明皆是實德之驗於外處

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語録曰此是言聖人功業

曰徵則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疆皆是功業著見如此故云德著於四方

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語錄曰久是就他骨子裡說鎮常如此之意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語錄曰譬如為臺觀須是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潘氏曰久是久於內悠是久於外○永嘉陳氏曰不息則久是誠積於內徵則悠遠是誠積於外下却變文為悠久則是兼上文內外而言

本

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語錄曰問以存諸中者而言則悠久在高明博厚之前見諸用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末梢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陳氏曰初頭本是悠遠方能至於高厚今又由高厚以至於悠久也此言

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陳氏曰同用以功言同體以德言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

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陳氏曰不見而章是不待有所示而功用自然章著此處與地一般不動而變動則猶有形迹至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此處與天一般無為而成有所為而成尚有形迹無所為而成其功用至於悠久自不見其形迹此以悠久無疆言之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陳氏曰不貳者純一之意誠故不息蔡氏曰不貳則無間斷所以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

其所以然者陳氏曰自開闢以至於今其生成萬物無有窮已蓋莫知其所以然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

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語錄曰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怹地大底也是天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三山陳氏曰大意蓋言天地聖人皆得此實理無有駁雜無有間斷始能有此功用耳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語錄曰舉此全體而言則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讀者不以

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陳氏曰不顯者言甚顯也純純一不雜也真氏曰純是至誠無一豪人偽之雜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黃氏曰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

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

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真氏曰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葉氏曰言聖人與天地合德是為天道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冣為繁雜如游楊無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何地位然後為無息耶案游氏曰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

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無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若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也○楊氏曰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語錄曰不息只如言無息游楊氏分無息為至誠不息所以體乎誠非是○葉氏曰雖變文云不息若就聖人至誠言之只是自然無息不可以不字為學者用力事也

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貳之意亦假借之類也字雖密而意則踈矣案游氏曰其為物不貳天地之得一也一則不已故覆載萬物雕刻衆形而莫知其端也故生物不測　呂氏所謂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爽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曰不已

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案呂氏曰天之所以為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為聖不已其德而已其為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已之

德亦待積累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

案呂氏曰雖天之大昭昭之多而已雖地之廣撮土之多而已山之一卷水之一勺亦猶是矣其所以高明博厚神明不測者積之之多而已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為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乎大大而不化則不能不思不勉與天地合德而至於聖然所以至於聖者充其良心德盛仁熟而後爾也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如指人之良心而責之與天地合德猶指撮土而求其載華嶽振河海之力指一勺而求其生蛟龍

殖貨財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語錄曰諸家多將此章做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有許多節次 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桉楊氏曰誠自成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 其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故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蓋未覺其語之更端耳桉楊氏曰積而至於博厚高明則覆載成物之能事備矣其用則不可得而見也故配天地無疆言之所以著明之也然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其為覆載成物之功則無二致焉故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所謂一言者誠而已互相明也 之精一而不二故能生物不測不誠則無物矣 至謂天之所以為天文王

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呂氏之失也案楊氏曰誠之一言足以盡之不息之積也若夫擇善而不能固執之若存若亡而欲與天地合德其可乎故又繼之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已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其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不察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語錄曰只章首便分兩節來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陳氏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大處流動充滿乎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盖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文集曰問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盖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曰得之禮儀經禮也愚謂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威儀曲

禮也愚謂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陳氏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小處雖三千三百之儀而無物不有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文集曰大抵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其人則至德之人也凝聚也成也黄氏曰天地間有這箇物事自家要凝他須有此德凝是自家去聚他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温猶燖温之温（愚謂燖火熟物也）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語錄曰道之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黄氏曰存心則一念存萬理具致知則逐物皆當理會）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

陳氏曰此說脩德凝道工夫 不以一豪私意自蔽語錄曰謂心胸開闊無此疆彼界之殊 不以一豪私欲自累語錄曰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己纔汩於人欲便卑汙矣○或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若可以移解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若可以移解廣大愚謂雖總說尊德性亦有先後之序意者萌動之始止可言蔽一為意所蔽則廣大處已被窒塞了欲則不止於意而為物所累無所謂高明者矣所以止可言自累 涵泳乎其所已知語錄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 敦篤乎其所已能陳氏曰加之篤厚便守得有力 此皆存心之屬也陳氏曰此皆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也 析理則不使有豪釐之差語錄曰須是從灑掃應對進退問答色色留意○陳氏曰是講究理義豪分縷析不可有

一髮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語錄曰是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語錄曰如今日讀這一段所得如此明日讀這一段所得又如此兩日之間所讀同而所得不同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語錄曰纔說一箇禮字便有許多節文此皆致知之屬也陳氏曰此皆致知以極道體之細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語錄曰此便是互相為用處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面一截而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我渾淪更不務致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有下面

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更不去行如此則又空無所寄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語錄曰如興賢能之興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

程子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又曰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又曰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又曰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不尊德性則問學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又曰尊德性猶據於德德性須尊之道行也問問得者學行得者疑學問也尊德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參驗恐行有錯致廣大須盡

精微不得囫圇極高明須道中庸之道○又曰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又曰温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張子所論逐句為義一條甚為切於文義 案張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逐句為一義上言重下語輕

故呂氏因之 案呂氏曰道之在我者德性而已不先貴乎此則所謂問學者不免乎口耳為人之事而已道之全體者廣大而已不先充乎此則所謂精微者或偏或隘矣道之上達者高明而已不先止乎此則所謂中庸者同汙合俗矣

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耳 案游氏曰懲忿窒慾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則擇善不明矣故繼之以道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充其德性之體使無不該備此致廣大也非盡精微則無以極深而研幾故繼之以盡精微致廣大而盡精微然後能極高明始也未離乎方今則無方矣始也未離乎體今則無體矣離形去智廓然大通此極高明也非道中庸則無踐履可據之地不幾於蕩而無執乎故繼之以道中庸高明者中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明之實德也其實非兩體也○楊氏曰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致廣大而後能極高明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盡精微而後能擇中庸而固執之入德之序也○愚謂張子言逐句為義吕氏因之游氏以逐句相承接為說楊氏以逐句上一節承上一節下一節承下一節為說兼而讀之其義始備

游氏分別至道至德為得之唯優優大哉之

說為未善案游氏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道之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道之具也洋洋乎言上際於天下蟠於地也優優大哉言動容周旋中禮也夫以三百三千之多儀非天下至誠孰能從容而盡中哉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盛德之至者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非他至誠而已矣而以無方無體離形去智為極高明之意見上注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為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案游氏曰尊其德性而道問學人德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地德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天德也自人之天則上達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

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為德而欲以凝夫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梏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為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案楊氏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無禮以範圍之則蕩而無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後世或以為忠信之薄或以為偽皆不知

天者也故曰待其人而後行盖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茍非其人而梏於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凝哉

温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然細分之則温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温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内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

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脩是德而凝是道也語錄曰問溫故恐做不得大看曰就知新言之便是新來方理會得那枝分節解底舊來已見得大體與他溫尋去亦有大小之意○黃氏曰至道大也有小也有至德大也盡小也盡君子所以貴脩德尊德性是脩大德便凝得大道道問學是脩小德便凝得小道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好去聲烖古灾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語錄曰以下文觀之非不師古之謂也○陳氏曰謂生今之世而欲復古之道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愚謂如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尊而尚齒商人貴爵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之類度品制愚謂如虞書同律度量衡之類下文車同軌亦其一也文書名語錄曰如大字喚做大字上字喚做上字下字喚做下字此之謂書名是那字底名○又曰古者人不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一番使大行人

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陳氏曰古之造車依在地之轍迹而為之倫次序之體語錄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三者皆同

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説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
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
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
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
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争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末亡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于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三山陳氏曰案魯穆公元年子思作中庸蓋周威烈王之十七年也是時列國雖強猶有周制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

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内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卼鯢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

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盖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内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扵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喻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内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扵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扵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

篆隷書為法而周制始改耳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三山陳氏曰秦吞併後始用六為紀而輿六尺是改車之軌損於周者六寸矣又命李斯程邈更制小篆隷書而後書之文始不同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

吕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三山陳氏曰上乎周而為夏商禮非不善然既於今而無所證則民將駭而不信矣下而不獲用於周如孔子者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則民亦玩而不信矣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語録曰君子指在上之人上章言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就那身上說只做得那般

事看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語録曰問以上下文例之此天地似乎是形氣之天地葢建諸天地之間而其道不悖於我也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於道不相悖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陳氏曰鬼神天理之至也聖人人道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所

以無疑惟知人道之至所以不惑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潘氏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未有事迹之可言必在人準則而推行之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斁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

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注然於文義皆不通案程子曰三重即三王之禮此即鄭注之說唯吕氏一說為得之耳至於上下焉者則吕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為是矛盾也案吕氏曰上焉謂上達之事如性命道德之本不驗之於民之行事則徒言而近於荒唐下焉者謂下達

之事如刑名度數之末隨時變易無所稽考則臆見而出於穿鑿二者皆無取信於民是以民無所適從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宜不得為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為霸者事耶曰以王天下者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陳氏曰謂考質諸三王驗其所已行之迹而不差繆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

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陳氏曰謂立諸天地之間順其自然之理而不悖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潘氏曰道天下一理耳無往不在無時不然是以達幽明貫古今而無所不通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陳氏曰堯舜人道之極故宗之法度至周而備故守之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陳氏曰天時者春夏秋冬之四時有自然之運故聖人法之水土者東西南北之四方各有一定之理故聖人因之皆兼内外該本末而言也語録曰兼本末内外精粗而言是言聖人功夫○永嘉陳氏曰祖述者道法在其中憲章者法道在其中律天時者大則顯晦屈伸襲水土者小則採山釣水細底道理為本為内麤底為末為外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

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葉氏曰是述夫子之德同乎天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行萬物止其所而不相侵害○潘氏曰無不覆載者廣大之體也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陳氏曰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暮似乎相反而其實非相違悖○潘氏曰錯行代明者變通之用也所以不害不悖者

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語録曰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黄氏曰大德是心之本體無許多大底亦做不得小底出來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葉氏曰川流者言如川之流有枝有派觸處彌滿流行不已也敦化者言蘊蓄妙理深厚盛大其來無端莫窺其自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語録曰是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

矣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或問小徳大徳之説曰以天地言之則髙下散殊者小徳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徳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徳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徳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説之得失矣陳氏曰大徳是就造化渾淪大本處論造化之大本處敦厚則根本盛大其出也流行而不窮小徳是就造化中間

條貫處細碎論造化之生成其條理如川水之流脉絡分明而晝夜之流不息若以天地言則萬物之或高或下或散或殊者小德之川流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若以本文言之則萬物有許多種類各正其所而不相害四時日月之運行而不相悖是小德之川流天地覆載而萬物並育四時日月其道並行是大德之敦化此則天地之道所以為大而孔子之德所以取譬於斯曰

子之所謂兼内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賛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

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筴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於

是哉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寛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别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陳氏曰聰明睿知者聖人生知安行之資蓋首出庶物者也聰是耳之所聽無不聞明是目之所視無不見睿是無所不通知是無所不知聰明以耳目言睿知以心言

臨謂居上而臨下也語録曰且如臨一人須是強得那一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臨得天下方得

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陳氏

曰寬是寬大裕是優裕溫和而柔順此仁也仁則度量寬洪廣大故曰有容發是奮發強是強而有力剛毅皆剛意此義也義則操執得牢固故曰有執齊是齋嚴莊是端莊中則無過不及正則不偏此言禮也故曰有敬文理密察此知也故曰有別

文 文章也 語錄曰如物之文縷○陳氏曰是燦然而有文章

理 條理也 語錄曰理是有條辨逐一路子以各有條謂之理○又曰如竹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理

密 詳細也 語錄曰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

察 明辨也 陳氏曰謂足以分別事物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語錄曰溥周徧博宏大淵深沈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陳氏曰此言上二句而發見當其可也陳氏曰此言下三句○愚謂當其可即合理之謂也見是方出而未形於言行之間如下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下面方分言行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語録曰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為一所謂綸也○陳氏曰一是分疏條理一是牽聯相合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陳氏曰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陳氏曰即是中者天下之大本一般中乃未發之中就性論今所謂大本以所性之全體論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

陳氏曰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弟夫是夫婦是婦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倡和兄弟之相友睦朋友之相切磋琢磨牽比其倫類自然相合故曰綸惟聖人極誠無妄於人倫各盡其所當然之實皆可以為天下後世之標準如使契教人倫蓋吾身已有箇標準故人皆取法之

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

陳氏曰聖人於所性之全體初無一毫人欲之雜及發而應事接物千條萬緒千變萬化皆從大本中流出其本根所在甚宏大非誠極其至不能立之

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

語錄曰天地化

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至誠無偽有以默契也○陳氏曰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只如肝膽相照一般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生育變化萬物之功與天地造化脗合交契渾融一體所謂知也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語録曰堂堂然流出夫焉有倚靠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陳氏曰經綸大經須加懇切詳細之功不可有急迫操切之意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本而不竭故以立本言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陳氏曰此誠之體與天同其大

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同其功故以知化言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永嘉陳氏曰如天如淵猶是二物其天其淵即聖人便是天淵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語錄曰問上面聖人是人下面聖人是聖人之道曰亦是人也惟有其人而後至誠之道乃始實見耳○陳氏曰非若此等人則不能知得此等事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

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

語録曰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體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裏○葉氏曰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仍上文小德川流之意至誠指大經大本之實理而言仍上文大德敦化之意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永嘉陳氏曰聖者靈通變化之稱人道之極功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與天合德也經中凡說天德處必曰至誠凡論人倫之至處必曰至聖

此篇言聖人

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智為君德者得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智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别則仁義禮智之事也案楊氏曰書曰惟天生聰明時乂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則聰明睿智人君之德也故足以有臨寬裕温柔仁之質也故足以有容發強剛毅以致果故有執齊莊中正以直内故有敬文理密察理於義也故有别○語錄曰問理於義也曰便是怕如此說這一句了未得又添一句都不可曉

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

但不知經綸之為致和立本之為致中知化之為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則為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為言至聖之德下章為言至誠之道者得之案游氏曰聰明睿智聖德也寬裕温柔仁德也發強剛毅義德也齊莊中正禮德也文理密察智德也溥博者其大無方淵泉者其深不測或容以為仁或執以為義或敬以為禮或別以為智惟其時而已此所謂時出之也夫然故外有以正天下之觀內有以通天下之志是以見而民敬言而民信行而民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心悅而誠服此至聖之德也天下之大經五品之民彛也凡為天下之常

道皆可名為經而民彝為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汨其序之謂也立天下之大本者建中于民也淵淵其淵非特如淵而已浩浩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也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

案游氏曰德者其用也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志一莫窺其奧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故其言之序相因如此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

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葉氏曰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夫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又慮學者馳騖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功夫而或失其指歸故此章總論必自下學務內至親至切言之然後極於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地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語錄曰古註以為禪衣所以襲錦衣者問禪與單字同異曰同沈括謂絅與檾同是用檾麻織疏布為之不知是否尚加也陳氏曰衣錦而加絅衣以蔽之古之學者為已故其立心如此

黄氏曰惡其文之著此君子之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語錄曰只暗暗地做工夫處這理自掩蔽不得○陳氏曰衣錦者美在其中尚絅者不求知於外古之學者只欲此道理實得於己不是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所以闇然雖曰闇然而道理自彰著而不可掩猶衣錦尚絅而錦之文采自然著見於外也淡簡温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語錄曰淡則必厭簡則不文温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面若止著布衫著布襖便都内外黑淬淬地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語錄曰小人不曾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

語録曰是以己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内也語録曰是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微之顯有諸内者形諸外也語録曰專指心說就裏來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陳氏曰君子立心只是為己而又能知道理之見於遠者自近始故自近而謹知見於風化者自身始故自身而謹有諸内者甚微而著於外者甚顯故自微而謹既知此三者而有所謹則可與之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陳氏曰正月詩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處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言隱伏之間其理甚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是無一豪疚病如此則無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者只是能於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致其謹耳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文集曰曾子問謂之

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語錄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窔西北隅為屋漏西南為奥人纔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

陳氏曰抑詩即是首章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意屋隅人迹所不到之地此處盖已之所不睹須是真實無妄常加戒謹恐懼方能無愧怍君子為已之功至此不待於動而應事接物方始敬盖於未應接之前無人處已無非敬矣不待見於發言而後信實盖於未發言之前本來真實無非信矣

則其為已之功益加密矣

陳氏曰此處一節密一節首章先說戒謹恐懼後說謹獨是自密而疎盖從内面發出來此處先說謹獨後說戒謹恐懼是自疎而密盖從外面說入

故下文

引詩并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陳氏曰所以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畏之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文集曰不顯二字二十六章别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緣自章首尚絅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隠微深密之意故知其當别為一義與詩不同也○語録曰問不顯其徳案詩中例是言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真作不顯說如何曰是箇幽深玄遠意是不顯中之顯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徳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語録曰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處結局了他人孰不恭敬然却不能平天下聖人篤恭天下便平都不

可測耳○陳氏曰文章至此凡五引詩頭節說學者須為已不求人知第二節說致謹於人所不見處第三節說不特人所不見雖已所不聞不見處亦當致敬第四節說不待言說而人自化之第五節說不顯篤恭聖人至德功效有自然之應乃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語錄曰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又引孔子之

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三山陳氏曰是雖曰不大聲與色然猶有聲色者存焉特不大之耳○蔡氏曰是猶未足以盡此理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輕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三山陳氏曰苟謂之如毛是尚容比類也○蔡氏曰是亦未足以盡此理之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冣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

不顯篤恭之妙語錄曰所謂不顯其德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不大聲以色德輶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陳氏曰非是德之外又別有三等級如此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語錄曰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或曰到此裏還得本體曰然○又曰此段自衣錦尚絅闇然日章漸漸

收斂到後面一段密似一段直到聖而不可知處曰無聲無臭至矣葢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内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

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
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葢
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
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
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
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
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
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

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葢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

案程子曰不愧屋漏便是箇持敬氣象○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又曰尚不愧于屋漏是敬之事○又曰聖人修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享帝○又曰道一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

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又曰毛猶有倫入豪氂絲忽終不盡○又曰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又曰中庸之語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

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為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案呂氏曰此章皆言德成反本以盡中庸之道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

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賛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為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

案呂氏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者蓋要其所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豈有他哉在德而已○又曰德輶如毛謂之德者猶誠之者也未至乎誠也若至乎誠則與天為一無意無我非勉非思渾然不可得而名者也聲臭之於形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曰無之則上天之事可知矣○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德孚於人而忘乎言動矣然猶有

德之聲色存焉至于不大聲色然後可以入乎無聲無臭而誠一於天至以知風之自為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案呂氏曰以見聞之廣動作之利推所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以知微之顯為知心之精微明達暴著〈案呂氏曰心之精微至隱至妙無聲無臭然其理明達暴著若懸日月其知微之顯歟〉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為人敬信之〈案呂氏曰其中有本不待言動而人敬信〉以貨色親長達諸天下為篤恭而天下平〈案呂氏曰君子之善與人同合內外之道則為德非特成已將以成物故君子言貨色之欲親長之始必達於天下而後已豈非篤恭而天下平者哉〉以德為誠之之事而猶

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已見上註則又文義之末當者然也然近世説者乃有深取乎其知風之自之説而以為非大程夫子不能言者盖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了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語録曰吕氏却是作用是性之德於學無所統攝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非儒者之言案游氏曰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此淡也然因性而已故不厭

○又曰無聲無臭則離人而立於獨矣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案游氏曰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此簡也然循理而已故文其論三知未免牽合之病案游氏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知遠之近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不謂近矣乎欲齊其家先脩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風自火出而君子以言有物行有常可不謂所自乎欲脩其身先正其心知微之顯也夫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常不離心術日用之間可不謂顯矣乎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案游氏曰所謂德者非甚高而難知也甚遠而難至也舉之則是故曰德輶如毛既已有所舉矣則

必思而得勉而中是人道而有對也故曰毛猶有倫若夫誠之至則無思無為從容中道是天道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楊氏知風之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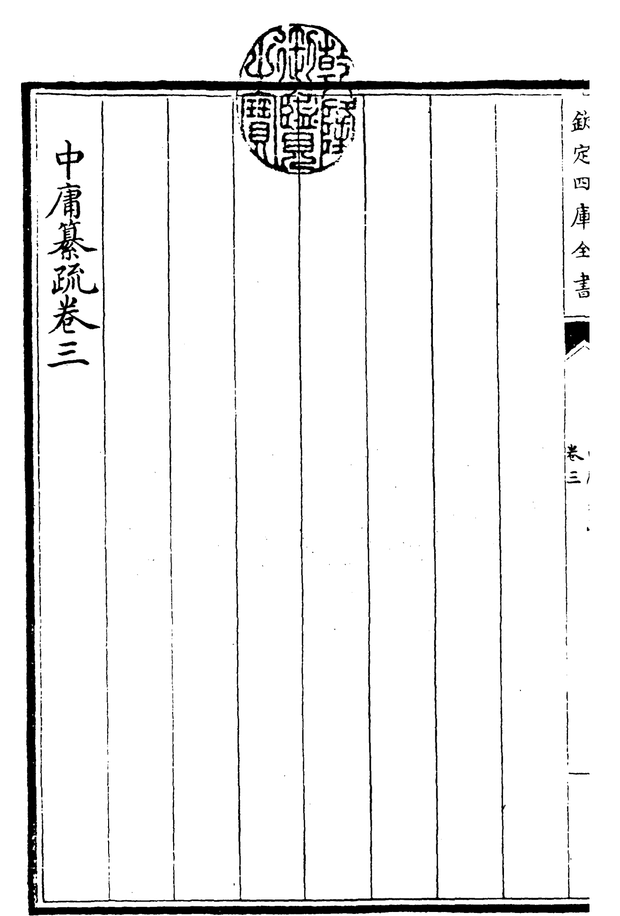
案楊氏曰世之流風皆有所自清之隘和之不恭知其自此則君子不由也

與呂氏舊本之說略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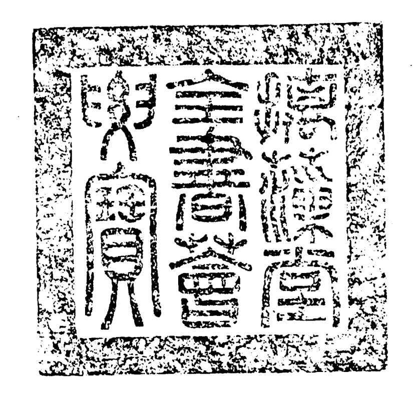
案呂氏曰墨子兼愛楊子為我其始未有害也其風之末則至於無君無父而近於禽獸伯夷之不屑就以為清柳下惠之不屑去以為和其風之末不免乎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則其端不可不慎也故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知風之自歟

而其取證又皆太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其所謂見聞者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

可耳案呂氏見聞之說已見上註以德輶如毛為有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案楊氏曰德輶如毛未至於無倫猶有德也有而不化非其至也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為至侯氏說多疎闊惟以此章為再叙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為得之也案侯氏曰自衣錦尚絅至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



中庸纂疏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孫　增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